

■ 新作聚焦 欧阳黔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

为写作踏遍青山

□舒晋瑜

《莫道君行早》同时裹挟着乡村的喧哗和宁静扑面而来。欧阳黔森以极大的热情把读者带入以武陵山脉腹地的紫云镇,随他走进山乡巨变。小说从一开始就设置了紧张的悬念,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席卷着,让我们随那些既狡黠又朴实、既粗野又善良的乡村人物带着一路欢声笑语走来。当我们阅读《莫道君行早》时,有时候会有些混淆,这分明就是小说,却更像是走进了正在进行时的新农村,你无法怀疑他们在那种环境里的所有言行,因为作家有足够的逻辑和真实的细节支撑所有故事的进展和人物合乎常理的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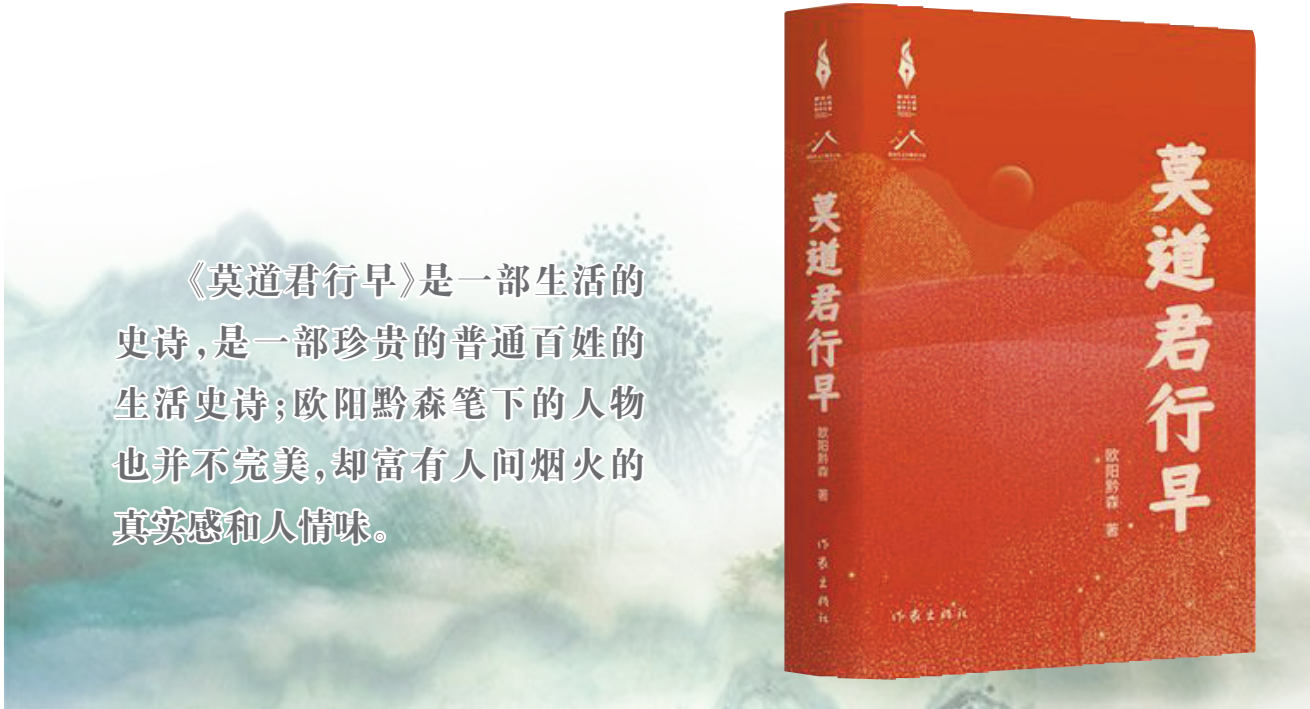
《莫道君行早》是一部生活的史诗,当然并非多么崇高激昂或缺乏珍贵,而是一部普通百姓的生活史诗;欧阳黔森笔下的人物也并不完美,却富有人间烟火的真实感和人情味。这是一部非常厚重的作品。不止是体量的厚重,小说包含的内容之丰富、可供阐释的空间之开阔,阅读过程中也感觉越读越厚,单是全书呈现出来的辩证特点,就足以令人叹服。

首先是虚与实的结合。《莫道君行早》以乡村脱贫攻坚为背景,全景式展现了千年村等几个村庄由深度贫困到乡村振兴的变化,使用生动又朴实的乡村俗语,却写得简洁自然;同时也具有非虚构的品格,扎实的采访和翔实的记录,带给读者逼真的现场感和犹如亲历的艺术感染力。

欧阳黔森曾创作报告文学精准扶贫三部曲(《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走村过寨的采访中,他坚持一条原则:不管是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素材,不到一线眼见为实地访问,决不引用。因为在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战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无处不在,这些故事绝非一个作家可以任意编撰,须亲历现场、如实记录,无论怎样编撰,都不如现场的故事精彩。而写作《莫道君行早》,他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虚实结合,以巧妙的构思和出色的叙事能力,把“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贵州样本生动地再现出来。开篇讲乡村干部龙险峰每次去村里探望百岁老人的时候,老人并不认识他。他说:“老人不知道我是谁不打算,打紧的是我得知道他是谁。”类似的细节小说里俯首皆是,均为作家本人的亲历。

欧阳黔森总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以及现实乡村中有趣的事情,因此《莫道君行早》写得清新有力、妙趣横生、真切生动,写得情真、意真、史真。作家在整部作品创作过程中满怀深情地讲述笔下的人物。村干部麻青蒿身上有很多缺点,说话啰嗦,任何场合不忘自我表扬,是一个多面性、复杂性的人物,但他遇事不慌、临危不乱,在村民中有凝聚力,尤其是他对村里的百姓、待过的学校、教过的学生有爱,他的爱的表达有时候会闹出笑话,会让人误解甚至产生尴尬,但不得不说,这个人物鲜活、生动、接地气,极具感染力。更让人感动的是,他身上有一种朴素的情怀,也是作家在创作中投注于整部作品的情怀,这种情怀是共产党员对普通百姓的大爱,是对扶贫工作倾注的满腔热爱。

其次是理性和感性的融合。欧阳黔森满怀深情地礼赞扶



《莫道君行早》是一部生活的史诗,是一部珍贵的普通百姓的生活史诗;欧阳黔森笔下的人物也并不完美,却富有人间烟火的真实感和人情味。

贫工作、山乡巨变的时代,也辩证地指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龙险峰当紫云镇镇长时提出的思路,在几年后当书记时调整了。如何面对发展中的新问题勇敢地自我否定,也是一种担当。小说借人物之口,有对文化陋习的批判,有对生态破坏的反思,这在欧阳黔森之前的作品中亦有所体现,《莫道君行早》延续了这一特点,比如对傩戏表演逐渐沉寂的思考等等。

三是现实和历史交错,时间和空间交融。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到千年村上任,对地质地理情况做了深入的了解:千年村的山距今有二亿四千万年,红岩村的山距今六千九百万年。两座山峰,在空间上不过相隔数里,时间上却相差数亿年。这种故事和表达的多重意蕴,想必来自欧阳黔森对地质的切身感受。作家早年当过地质队员,一锤子敲下去,碰到的可能就是上亿年前的东西。这种日积月累的视野和心胸,大概也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具备的,《莫道君行早》是一部沉思者的文学,更是行动者的文学。

四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文学风格必然是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写作40余年间,欧阳黔森的创作风格多样,文学精神却一以贯之,即屈原所秉承的“香草美人”。他崇尚屈原、李白、杜甫等,因为他们的作品无不充满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这是中华文学的优秀传统,符合中华民族审美精神,也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创作原则。欧阳黔森的创作从诗歌开始,古典文学的功力深厚,很多作品从书名到章节、情景描写,都蕴含充沛的诗意,这与他从小阅读经典有关,也与地质队员的

经历有关。《莫道君行早》既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同时也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

五是表现手法和叙述方法充满张力。欧阳黔森的书写有变和不变:题材在不断变化、拓展,不变的是他的主题无不关乎贵州大地,无不关乎国计民生;他笔下的人物在成长,在变化,不变的是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执着的忠实实践。村子里的每一件事都十万火急,一会儿牛老五跳楼,一会儿丁香拿着菜刀冲进镇政府。怎么处理、应对这些棘手的事情,体现了乡村干部们的智慧和耐心。肖百合对丁香,一个像吹足了气的气球、拿针轻轻一戳就要彻底爆炸的农村妇女,采取的方式是慢,慢言细语,轻拢慢捻。

这也让我联想到作家的创作状态。欧阳黔森写作《莫道君行早》,我相信一定充满激情,同时他又是深入生活沉潜下来、反复推敲打磨。他写的是一地鸡毛,但琐屑又宏阔,渺小又伟大,作家和脚下的土地相互滋养,交融共生,小说中的乡村故事和现实生活中的脱贫攻坚互为映照,真切地表达了作家对当下社会以及这个时代的认识和思考,小说从头至尾的叙述饱满生动、元气充沛,乡村扶贫的全景和要点全在其中,具有借鉴性和实操性,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兼而有之。

欧阳黔森作为地质队员的时候,踏遍青山,现在为了文学更是青山踏遍。他已经、很早就融入了这片土地,他在这片土地上引吭高歌,他的歌声里既有亿年地质的浓厚和坚实,也弥漫着满山遍野青草的芬芳。

■ 创作谈

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欧阳黔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讲到:“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这是对新时期文艺工作者的殷殷嘱托,这样的嘱托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使我坚定信心,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有了这样的理解,在我走村过寨的采访中,便坚持一条这样的原则,不管是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素材给我,不到一线眼见为实地访问,决不引用。

善于观察善于洞悉是一个作家的基础本领,你是皮笑肉不笑,还是发自肺腑的笑,我当然感受得到其中端倪。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坚持与每一个相遇的贫困户促膝谈心、交朋友。可以这样说,我到过无数的贫困村,见过无数的贫困户,只要与他们一拉话匣子,我就没有见过愁眉苦脸的人,他们灿烂的笑容,真真切切地感染了我。记得在国家连片贫困地区武陵山区采访已经脱贫的贫困户李来娣时,她告诉我,十九大期间她去了北京,去看习总书记。

我问她:“看到了吗?”

她说:“看到了,在电视上。”

我指着她家的电视机说:“在电视上,为什么不在家里看呢?”

她说:“这不一样。”

我说:“怎么不一样呢?”

她认真地说:“在北京看的,就是不一样!看习总书记更近一些!”

说完,她扬起笑脸,一脸的灿烂。这样真诚、朴实的笑容,非常感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怀揣着对人民领袖的无比热爱,不远千里赶到北京,为的是“看习总书记更近一些”,这是怎样一种真挚、朴素的感情啊。她在北京看十九大时是怎么样的一番景象?不难想象,一定是很感人很温馨的画面:她端坐在电视机旁,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她热爱的人民领袖的讲话。

从李来娣家出来,我一边走一边想,在电视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上的工作报告,其实没有远近之说,但是,这代表了一种人民对领袖的特殊感情。我一再思考她那句“看习总书记更近一些”,脑海里不断地闪出她那张甜蜜的笑脸和一脸幸福的模样。毋庸置疑,她是由衷的、发自肺腑的。这样的笑真切地感染了我、感动了我,我的笑便也灿烂起来。

只有用情用力讲述,才能令人感同身受。用情,就是用真情。这样的真情是中华文学精神一以贯之的准则,这就是屈原所秉承的“香草美人”准则,美的就是美的,丑的就是丑的,比兴必须旗帜鲜明,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符合中华民族审美精神,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创作原则。在几千年文学的历史长河里、在历史的天空中闪烁着无数伟大的名字,无不充满爱国主义、浪漫主义、他们无不关注现实,无愧于时代。用力,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为着力点。没有工匠精神,着力点偏差,那么就偏离了“培根铸魂”的初衷。

着力的支撑点,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实践这个导向,就是到人民当中去,体会最深的是与老百姓屈膝谈心,他们的表白是质朴的,质朴的表白却令人震撼,这些话语至今在我耳边回响。这是遵义花茂村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的表白,他说:“辛苦了共产党,幸福了老百姓。老人家说的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细想起来却一点都不简单,因为,“辛苦”和“幸福”这两个词,浓缩了这一时期党的形象和老百姓的感受。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如果不是和老百姓促膝谈心,我就听不到这样纯朴的心声,而老百姓这样真实的心声给我带来的不仅是心灵的震撼,更是灵魂的洗礼。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准则的铁律,如果你的脚上不沾满泥土,焉能嗅出泥土的芬芳?焉能感知思想的光芒?以我在老少边穷地区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亲身经历,可以说,精准扶贫,没有惠及不到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放眼人类历史上任何变革和改变历史进程的宏大战役,都不能与这一场对淤积了几千年的贫困症结所开展的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相提并论。

记得一位96岁的贫困户安大娘,她的脱贫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她住在茅草棚里面,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她搬进了新房,食无无味。虽然她年纪太大,口齿不清,却扬起她的笑脸,念念叨叨地说了很久,我一句都没听清。扶贫队员朱大庚见我有些尴尬,他介绍说,这些年,一拨又一拨来扶贫的队员都到过安大娘家,但安大娘年纪大了,谁都记不住……

我问:“朱大庚同志,你来过安大娘家几次?”

朱大庚说:“前后最少有七次吧!”

我说:“安大娘应该知道你是谁吧?”

朱大庚摇摇头:“她不知道!”他扭头看了看还在念叨的安大娘说:“她不知道我是谁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知道她是谁。”

从这样的笑容中,我深切感受到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个故事,我用在了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的第一章节中,我认为是非常贴切的,它一下子拉近了扶贫干部与扶贫对象之间的距离。

■ 第一感受

有文学相伴 军旅生涯别有风景

——读长篇小说《从军记》 □陆颖墨

中的方方面面,从青藏高原的生命线,到集团军的连队伙房,从南方城市的军校古建筑上的花纹,到总部高级首长办公室的地毯,从驻港部队的营区,到潜艇的舱室,作品无处不在展示着独特而又新颖的生活面,不断伏击读者,激发别样的阅读体验和兴奋点。特别有意思的是,作品中写到的许多部队,其原型我都比较熟悉,看了以后,再对比自己的记忆,更能感受到小说文字细密的质感。作品对部队各个岗位的描述,就像有人评价福楼拜描写巴黎一样,如“钟表匠一样的准确”。李晓音刚当兵时的懵懵懂懂和毫无心计,让我哑然失笑又为之动容。她最好的战友和闺蜜秦小昂,亲切地叫她“二百五”,既形象生动又意义非凡,这“二百五”构成了她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个直率、毫无心计而又敢做敢干的女兵形象跃然纸上。当然,还有她的百折不挠。凭着这股“二百五”的冲劲,她一路走来,走过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在这条路上,因为这种性格,她不时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像婴儿学步一样,在不断的摔跤中,让自己的步伐越来越坚实。虽然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但这些挫折又和岁月交织,变成她下一步人生路上的财富。这些大大小小的脚印,今天看来,依然可以成为青年士兵和年轻军官的人生教科书。也正是这种“二百五”的坦诚,以真诚为通行证,让人们稍迟一些,却又更深刻地认识了她,真正地认可了她。小说中,李晓音入伍前在部队等待通知,身上的生活费用完了,主动到炊事班帮厨,坚持等到通知书,以及带着她的初恋——一个士兵假扮成军官回乡的故事,让人感到难以言说的真实和动人。还有一场在村里举办的婚礼,让读者强烈感受到陕北乡村浓郁气息,以及李晓音一家父母兄妹之间深厚而又复杂的情感。读者一定会注意到李晓音的爹,严父慈母的形象鲜明饱满,他们忠厚、善良的品格,借由作者细腻的笔触,于无声处款款流露。主人公的两位哥哥是从这里走出,

然后成为将军,而她自己也成为一位女大校。朴素的农家能孕育出这么多英才,让人不由想起人生第一粒扣子的重要性,也想起中国一句名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真挚、善良的力量无须动用华丽辞藻,就是以震撼人心。李晓音母亲带记者去看山上的老屋时说,自己年纪大了,走不了几次了;李晓音婚后第一次回京,和丈夫林特到她生母墓前去,这两处情节都是寥寥几笔,却让我热泪盈眶。

《从军记》让人感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主人公李晓音的文学人生。我们这代人年轻时,都怀有文学的梦想。但每个人的文学梦又各不相同。难能可贵的是,李晓音的文学梦伴随她几十年,并走到今天。在陕北农村的时候,文学的阅读,让她产生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并产生神奇动力,让她走出山村、走向军营。在她入伍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恰恰是她的文字让部队首长看到,并召她入伍。穿上军装后,又是她的写作能力让她脱颖而出,调入机关,并考上了政治学院的新闻专业。如果是一般的农家子弟,能借助文学的翅膀让自己飞出来,在军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已经很幸运很满足了,大多数人的文学人生也该步入尾声了。尤其是这时的李晓音,已经拥有了美满的家庭、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文学梦很容易在享受生活中变得稀松暗淡。但李晓音不是,她依然怀着她的文学初心继续冲刺,考上了军艺文学系,接触到了更加广阔的文学世界,也渐渐增加了她的文学底蕴,拓宽她的创作视野。有了这一次仰望星空,星空再也不会再在她的生命中消失。文学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决心终身与文学为伴。虽然写作的过程艰辛甚至艰难,但她从未放弃。到出版社做编辑并走上军内名刊的主编岗位,她一步步接近文学的核心,一步步走近她仰望无数次的星空。

让我意外的是,她居然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特别请假到英国农村寻访了《简·

爱》和《傲慢与偏见》作者的故居,这段独特的追寻之旅让我心中一动。蓦然回首,我更深刻地感受到20多年前她读这些世界名著是怎样如饥似渴,也进一步盘点了他们,同时也包括我们这一代军校学生,在校时阅读的那些文学书籍。这部小说非常可贵地展示了当代军人鲜为人知的一面——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文化底蘊和审美能力,当然也有着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知识储备和视野。我不由想起上世纪90年代我见到一位将军,他和我说他年轻时也写过小说,不久前刚在文学期刊上看到我的小说。这不是个案,我知道许多部队的高级军官年轻时都爱好文学,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正是我们这支军队的优良传统。

文学的生涯让李晓音走上文学杂志主编的岗位,同时让她有更好的条件、更大的视野来触摸军营、展示军营,新时期军队发展的各个场景,也就更加真切地展示给读者。我特别关注到她为了写潜艇部队深入生活并进入潜艇舱室的那些细节。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我认为她写得非常细致真实,特别是写到舱室里各种管道密布、让人行动艰难时,让我想起几年前在舱室里亲身体会到的那种逼仄。当时,有位潜艇亲士官和我谈:“在岗位专注作业时,不会关注环境。因为工作辛劳,下岗抓紧补觉也不会关注环境。”文学给了李晓音一双特殊的眼睛,也给了读者独特的视觉享受和精神感悟。文学是李晓音的爱好,也是李晓音的星空,更是她走进新世界的动力。无论多么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有文学相伴,人生就是不一样。有文学相伴,军旅生涯别有一番风景。

作为海军军官,我也特别关注小说中李晓音的丈夫林特。林特原来在北京的研究所工作,后来主动到海军一线部队当领导,成为带兵人之后,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让李晓音也大感意外和兴奋。“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冲劲,让这个人物形象一下站了出来。